

校刻
漢書評林

四十九

186
50
31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三函

三八架

三一號

五〇冊

東周韻

漢書禮林卷之九十九

用菴傳第六十九下

四月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

紉。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

髮。靡有愆失。師古曰。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其封林為建德侯。遂為封

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

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

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

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廼今定矣。予親設文

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菁

茅為一物。則是謂善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菁音精。欽告于岱宗泰社后

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

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待于帝城者。納言掌貨

隆按弄好空言
四句虛叙其為
人足概傳中事

隆按前云朝臣
有言其過失者
輒拔擢常以六
筭諫而免官安
在其為拔擢言
過失者哉即偶
一為之要亦詐
耳

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師古曰謂發取之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遊嗇師古曰遊讀與吝同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筭之令每一筭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寢眾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筭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師古曰隊音遂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之苑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寃殺師古曰宰縣令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眾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

隆按弄惡開亂
言與秦二世略
同

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聞者國張六筭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關其租賦師古曰關寬也幾可以解釋安集師古曰幾讀曰冀莽怒免興官

天下吏以不得奉祿。竝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

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

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取其家所有財產

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饕

音吐高反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皇孫

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

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臧薄水。文顯曰。祉福祚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曰。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臧

薄水亦以除暑也。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聖。後能肅敬得天寶龜。以立宗。欲繼其緒。三曰德

封昌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

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為上

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

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母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

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為弑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視謂父母也。迷惑失道。自取此辜。嗚呼哀

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

厥號。賜諡為功崇繆伯。以諸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

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同之地。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

以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覽憚責問妨。師古曰。并以覽音帶。并以

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

謝。莽使尙書劾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

鳥。後立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廼

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

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以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涉者

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

師古曰。懷其舊恩也。以為曲陽非令稱。師古曰。曲陽之名非善稱也。乃道諡根曰直

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

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

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

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

皆僂上天。張樂崑崙崙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

樂秦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行

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

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

體化合變。故曰日新。予其饗哉。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眾皆笑之。

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李奇曰。鹿皮冠。或

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與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

數年。力子都等黨眾浸多。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

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舉。擊

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

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

豬突豨勇。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皆三十取一。縑

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師古曰。

曰保者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

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

水不用舟楫。師古曰。楫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

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

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反。頭與身皆著

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

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

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

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立以為須卜善于後安

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兩加之。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

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

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棗街一胡人耳。

師古曰棗街蠻夷館所在

也。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

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興而立當代

之。師古曰興者時見為單于之名出車城西橫廡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

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

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

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

年。蠻夷猾夏。不能退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

不用詔命。貌狠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貌狠言其狠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為善而固持

其所見。不懷教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

武建伯印。鞞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

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師古曰舉百姓貲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

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詈之。青

徐民多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

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

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

師古曰昭如海瀕海名也。瀕涯也。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

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

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

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

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莽聞

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毋氏。謂

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徵博下

獄。以非所宜言。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

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

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而謹諱也盡歲

王禕曰王莽伐匈奴而不憂盜賊與煬帝伐高麗而不憂盜賊其亡一耳

降接傳風意若謂天下未嘗無騎勇之人有不侍肆然篡逆而無所顧忌焉者皆注止謂以一姓名之故寓風意則固矣

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廼者日中見昧陰薄

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

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謫謫責也見音胡

電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音胡

一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

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犧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內設大將外

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

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

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

千人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百官名百非其數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

五十萬人晉灼曰自五大司馬至此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上計之或五或十或兩或三應協於

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意木弓曰弧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

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

師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

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

賦取道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

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晡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

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師古曰弁疾也一曰伏弁撫手也言驚懼也伏

念一句。迷廼解矣師古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廼解矣蓋取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以為言也昔符

命文立安為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師古曰遷猶僂耳臨國

頌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為公。

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頌陽為統。謂據土中。為

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

挈茵興行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興之行也師古曰謂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興而行見王路堂

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

李奇曰。張帳也。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

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

師古曰。言臨侍疾。故

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也。

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

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六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

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

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

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

李奇曰。褒主大主也。

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

服虔曰。太一黃帝欲令安。追繼其後也。

統

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

稱太子。名不正。宜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

不中。民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莽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惟即位以來。陰陽

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

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正營。惶恐不

安之意也。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

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

國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滅在室。匣中者

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

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旛赤。

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旛赤。旛役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

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

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

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

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

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耶池之南。惟玉

食。

劉德曰。長安南也。晉灼曰。黃圖波郎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古曰。晉說非也。黃圖在西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謂龜為玉兆之

文而墨食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

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

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

提封百頃。九

于情中日名之不正孰有甚于臣篡君者莽不自谷而歸咎于子隱是奚足以弭天變耶

隆按以土功勞
民則民怨而亂
易起乃莽已見
盜賊衆多而顯
欲崇制度示得
術是所謂弭盜
術耶祗以速亂
爾以故下文書
舉兵者接踵班
氏有深意焉

盧孫治曰當時
舉義兵忠漢世
者同姓不過曰
劉崇曰劉會曰
劉費曰劉快曰
劉定劉都傲人
異姓不過曰濯
義曰道明霍鴻
曰張充曰馬適
數人

月甲申莽立載行視師古曰立職謂立而乘車也親舉築三下。司徒王

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

將作。崔發張邯師古曰將領築作之人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師古曰文縟文也縟

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筭及吏民以

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

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師古曰皆上林苑中館

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

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

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

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

祖穆廟。凡五廟不墜云。師古曰墜毀也六曰。濟南伯王尊祖昭

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祖穆廟。八曰。陽平頃王威祖昭廟

九曰。新都顯王威祖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

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研即今

所謂櫨也。飾以金銀瑀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

地而建立之。其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

馬適求等。謀擊燕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

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逮捕之也連及

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

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

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曰巨大也枹所

以擊鼓者也。音字其從木。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

胡虜未滅。誅蠻獍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

殄。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涌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

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

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

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為官奴婢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

太傅平晏死以子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貧

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襲乘牝馬柴車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藁瓦

器師古曰藉藁去蒲藜也瓦器以瓦為食器又以歷遺公卿師古曰以瓦器盛食遺公卿也出見

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汗染其衣師古曰赭

幡以赭汁漬巾幡莽聞而說之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

也操行封尊為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

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衆

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為池師古曰墊陷也音丁念反二年

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

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諡曰孝睦皇后葬渭

陵長壽園西令永侍父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

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

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情國

師公女師古曰音一尋反能為星語臨官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

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

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

十而死師古曰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

則不知死命所在師古曰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莽候妻疾見

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取原碧等考

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

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

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鞞師古曰說讀曰悅策書曰符命

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為

九

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諡。諡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情起。情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華。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弃。章視羣公。師古曰。以上之章。徧示之。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爲功修公。匡爲功建公。華爲睦修任。捷爲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

室卽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

軍旅騷動。四夷竝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

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師古曰。徵音竹里反。當爲漢輔。因爲焉作讖。

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

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

楚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不受赦令。欲動秦雒。

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師古曰。號令也。

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

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

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

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尙。更。

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中曹放助郭興。

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

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

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博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鑲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況讖言。荆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廼拜侍中掌牧大夫李琴為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舊名以聖代讖。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師古曰。儲。夏人姓也。莽以為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儀。文降。未出而死。師古曰。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諡曰瓜寧。傷男幾以招來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喪其親皆除之。郎陽成修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

隆按四方盜日
九起矣而土木
而神仙尙夸誕
之是務是直驅
民於亂爾焉得
不亡

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尙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曰。鑄。鑿也。音子全反。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夢見譴責。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斫壞之。桃湯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赤也。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師古曰。徙北軍壘之兵。士於高廟寢中屯居也。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瑤羽葆。師古曰。瑤。讀曰瓜。謂蓋弓頭為瓜形。載以秘機四輪車。服虔曰。蓋高八丈。其柱皆有屈膝。可上下。屈申也。師古曰。言潛為機。關不使外見。故曰秘機也。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非僊物也。師古曰。輜。車也。載輿車音而。是歲南郡秦豐眾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亦聚數千

王維禎曰祿此議深切時弊

隆按初四方一段是言盜賊之與不過以饑寒故而終不諱願下書令不得稱饑寒以故詳

下鎖口而賊盜遂不可制而新室滅矣莽固大下機也而於天憎惜云所在則陳瑤曰莽之賊剝下民可謂極矣然民不以略城邑為利而以去鄉里為重民之本心豈欲亂乎

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人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弄土業。穢和魯匡設六筭，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筭非匡所獨造，莽厭眾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艷反。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孰得歸鄉里。眾雖萬數，直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曰：直讀曰也。言不為大說。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

日閱而已

師古曰：閱，盡也。閱音空穴反。

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師古曰：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諱其故。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為誣罔。因下書責七

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群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賣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師古曰：穴，謂穿牆為盜也。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

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

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

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師古曰。糜眉也。以朱塗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況自劾

奏。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舉乏興。師古曰。興。古

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

責。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

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

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

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曼與曼同。

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

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交懼斬死之。

刑。不給復憂盜。況治官事。師古曰。給暇也。將率又不能躬率吏

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

隆按其源甚微即上文饑寒窮愁之謂

隆按田況蓋深識時宜者假令田況而在盜果不足慮也是固有天意哉

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

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

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

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

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

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

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

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

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

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為發代。遣使

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

到。拜為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

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

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

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

仇延為邯淡里附城師古曰都匠大匠也邯音胡二月。霸橋災

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

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

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迺

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

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

師古曰舍止宿也疑以火自燎為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炙令腰也其明旦。即乙

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

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

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

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

隆按宋邵氏皇極經世之說相此

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

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憐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

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古曰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師古曰祖道送匡丹都門外

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為泣軍。莽曰。惟陽

九之院。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師古曰薦讀曰

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

岳太師特進襲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

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竝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

與廉丹太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

之兗州。填撫所掌師古曰之往也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

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太師更

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

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

王維楨曰按史書卒如田況之

言情況之言不見用也

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糞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歷名如今豪吏猾民辜而權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師古曰辜權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犯者得罪辜也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卦象辭也言損上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洪範之言艾治也咨虜羣公可不憂哉師古曰咨者嘆息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舡從渭入河至華陰廼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繼繫也

凌通知曰當是時饑饉薦臻莽已知賑貸貧乏矣已救民糞草木為酪矣乃猶信民之食梁餅肉糞乎以莽之狡黠恐不宜如是之昏

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師古曰蜚古飛字也至長安入

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為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廼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饑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餅肉糞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據城以反也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兵敗匡走

陰按廉公可以
無死乎則業已
食莽之祿矣當
莽之初勝以
不應召死均一
死也勝之死至
今惜之

丹使吏持其印劾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鬪，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犇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眾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師古曰：謂發取也。音徒鈞。反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師古曰：忽謂忘也。譟，羣呼也。為狂，亦所害。烏呼哀哉！賜諡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師古曰：填音竹。乃反。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師古曰：霸昌觀之廐也。亡三輔黃圖曰：在城外也。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師古曰：此易巽卦上九爻辭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

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筭之禁，卽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曰：世祖謂光武皇帝。帥春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眾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眾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曰：文號謂號分也。識讀與幟同。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

隆按嚴尤謂餓
寒群盜則可而
曰不足怪曰不
知為之則王堂
等已為漢兵助
拜百官矣豈以
尤而料不及此
耶其亦叔孫通
對之以脫禍耳

隆按篇內曰視
為自安曰莽猶
安之曰外欲視
以自安皆史氏
揣摹語意脉相
貫

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師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饑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耳。莽大說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廼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九人，視卿美人二十七人，視大夫御人八十一人，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綬，執弓鞬。師古曰禮記月令仲

凌約言曰是時
天下危如累卵
而群臣舉皆諛
詞刺語奚揀緩
急

隆按是時民困
於饑饉厄於征
賦日望真主之
拯也而莽尚
欲懸爵賞以奔
走天下如篡時
之故曾乎抑何
愚也史氏下然
猶曰三字冷而

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綳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綳，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封皇后父，諡為和平侯。拜為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廼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師古曰靚，即靜字也。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穀風，即谷風。辛丑異之，官日也。異為風，為順。后諡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晉卦六二爻也。介，大也。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之祝詞。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官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興，泊南粵虜若豆孟遷，不用。

有味

此書師古曰與匈奴單于名也泊若也及豆孟遷蠻有能捕得此

人者皆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

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閔揚州

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賊

師古曰措讀與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

王巡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眾迫措

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

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

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

賊靡碎此廼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散將遣大

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剝絕之矣師古曰剝截也音子小反遣七公幹

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因逃

亡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古師

曰三縣之名也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

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

東得顯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

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遺邑多齎珍寶

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

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

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

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

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

下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

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

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古師

曰此兵法之言也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

隆按政決於邑
伏下文不聽嚴
斷案

吳京曰葬至此猶籍口金騰之策與符命之事寧獨無愧於心乎觀其釋易之詞真可以發千古一咲

聽會世祖悉發鄗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陣也。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眾崩壞。號譟師古曰譟音火故反。虎豹股栗。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燒殺孝平帝。莽廼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勝之策。泣以視羣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

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為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止之處。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為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言莽母洛溥者子也。設此詐欲以自別不受誅。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官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廼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

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仍與

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師古曰肄習也。大習

也。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

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薨惲責問。皆服

中黃門各拔刀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

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

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告郎吏曰。

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莽欲以厭凶。使虎賁

以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讀曰到。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

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誑。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

族。以醇醢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

皆自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故

隱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歆竟不以所謀告之。

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士山

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氏曰僊人以掌承承露盤也。郎吏見者私謂

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

小兒安得此左道。是廼予之皇祖叔父子儁欲來迎我

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

國。欲諱。邑與計議。師古曰諱譯音呼。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眾

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

傳諭。邑。師古曰謂諭告之。我年老母適子。欲傳邑以天下。敕亡得

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

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為衛

將軍。莽憂懣不能食。師古曰懣音滿。宜飲酒。啗鯁魚。師古曰鯁海魚也。音霍。

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師古曰馮讀曰憑。性好時日小

數。及事迫急。宜為厭勝。遣使壞涓陵延陵園門。眾罵曰。

隆按號將軍曰一段正所謂時日小數也

隆按太白星流入一段應上劉歆所言

母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師古曰洿染之變其舊色也洿音一故反

號將軍曰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燿

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

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

弟共劫大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隗西之縣以兄子隗囂為大將軍。攻

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眾。移書郡縣。數莽

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干匡起兵南鄉。百餘人

師古曰析南鄉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鄆亭。備武關。師古曰鄆音口

竟反。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

得其眾。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

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本屬京兆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

國有大災則哭以狀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

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鄆旬有七日鄆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官且巷出車吉國人踰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故易

稱先號咷而後笑。師古曰咷同九五爻辭號咷哭也咷音逃宜呼嗟告天以求救。

莽自知敗。廼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

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

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

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殮粥。師古曰殮古食字音

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覺

反。千安。憚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將北

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黃金

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

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臧錢帛

珠玉財物甚眾。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臧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

也。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鬪意。九虎

吳京曰先叙莽省中黃金之衆而後叙以錢四千與九虎士非特語有次第且見莽之不諒時執而一於貪饕云

隆按以邊平之積望九虎乃億

與以錢四千而
且內其妻子於
宮中是所謂所
探者約而所求
者博也正與性
質遠高相應

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

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閿

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闕

曰六人敗走二人三虎郭欽陳鞏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師古曰

京師倉在華陰灤北渭口也師古曰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

直李松將五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

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

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

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莽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

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人大姓櫟陽申礪下邳王

大皆率眾隨憲屬縣繁嚴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繁嚴右

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墊屋王扶陽陵嚴本杜

陵屠門少之屬師古曰屠門名少眾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

松鄧曄以為京師小小倉尙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

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

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

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稀

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

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

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渭莽曰城門

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

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宜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

也師古曰長安城東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

巡覽憚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

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燬亡二日

隆按時李松一

段驛寫一時不

意中入城誅莽

情事亦以見入

心厭亂之極云

隆按漢兵貪莽

功應上貪立大

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竝和。師古曰。謹。名也。也。和音乎。臥反。燒作室門。莽敬法闔。師古曰。闔。名也。闔。諱也。和音乎。臥反。

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譏諱曰。當柰

何時莽紺衲服。師古曰。譏音嗜。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衲純也。純為紺服也。衲音均。又弋旬反。帶璽鞞。持

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拭於前。師古曰。拭所以占時日也。天文即今之用拭者也。日時加

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

前殿南下椒除。服虔曰。邪行闕道下者也。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西出白虎門

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

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

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聞關至漸

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陸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

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諱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

人出房。日在漸臺。眾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

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薨。暉

王巡戰死。莽入室。下哺時眾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

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

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識天子綬也。

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隙間。師古曰。隙。隙也。就識斬莽

首。軍人分烈莽身支節肌骨。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鬻。切千段也。

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

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

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

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

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提。擲也。或切食其舌

才為敗資矣。敬而才為與資。不存此豈其才。存曰。豈曰。行曰。者凡幾曰。莽曰。有國而身失之。王世貞曰。身霸

隆接猶抱持猶字與前然猶曰猶字同意

影借五帝三王之陳迹及六經孔孟之言隨筆遷就飾詐自欺一舉一動無非兒戲至死亦然可怪也夫可嘆也矣

黃震曰莽平生來好時日小數而柄而望亦由性首天女至隨斗

漢書卷九十九下 王莽 二十三

隆按食人食而
死其事語誠有
之獨不曰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
乎死非其所亦
徒死已爾

隆按天下悉歸
漢一句為一傳
總結

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眾
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
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
為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
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為侯。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
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
將。召會吏民。尤為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
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稱尊號。
尤茂降之。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
死。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
詩師古曰就發學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妄言符命不順漢建令丞相
劉賜斬發以徇。史譔王延王林王吳趙閔亦降。復見殺。
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

隆按然後宗廟
二句與天下悉
歸漢句相顧又
一總贊作兩截
又按贊作兩截
看謂漢遭中微
國統三絕而太
后壽考以爲宗
主則莽之篡逆
天命使凶及莽
滔天虐民窮凶

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
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
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
樂宮。府臧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按堵復故。
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數十萬
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
長安宮室。百里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
為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六
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謂孝。師
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
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
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

極惡與暴秦等
將則又人力不
齊而非命之運
矣議論正當文
詞古雅漢贊之
絕唱者

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
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
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
自以黃虞復出也。廼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呼季反。滔天
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
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囂然衆口愁貌也。中外憤
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
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
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
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
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之命也。紫色繩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間色。繩邪音也。服虔曰。言非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師古曰。繩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繩之聲。尤穿鑿矣。聖王
其義。又欲改此贊。繩聲為繩聲。引詩匪鷄則鳴。蒼繩之聲。尤穿鑿矣。聖王

之驅除云爾

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繩除以待聖人也。

186
50
31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九 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九 終

三十一

